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基度山伯爵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基度山伯爵

原著 大仲马 [法]

译编 杨读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I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1. 船到马赛	(1)
2. 遭难入狱	(4)
3. 狱中奇遇	(13)
4. 逃离伊夫堡	(19)
5. 马赛探访	(25)
6. 代天行善	(28)
7. 罗马狂欢	(31)
8. 初到巴黎	(35)
9. 重逢	(39)
10. 示报的工具	(44)
11. 初受损伤	(49)
12. 打探	(54)
13. 维示福的家墓	(58)
14. 亚尼纳来的消息	(61)
15. 毒害与被毒害	(64)
16. 决斗	(68)
17. 最后的挣扎	(71)
18. 法官与法庭	(74)
19. 往事	(79)
20. 饶恕	(81)
21. 十月五日	(84)

1.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一艘从那不勒斯来的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靠近港口。站在领港旁边的是一个身材瘦长、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黑眼睛和黑头发使他的外表显得极其镇定坚毅。他正全神贯注于船的每一个动作，复述领港的命令并迅速地打出手势。

整艘船只的气氛沉默而哀伤，水手们没有往常进港时的激动和兴奋，这使人们预感到了不祥。船主摩莱尔终于按捺不住，跳上一只小艇迎上了“埃及王号”，询问大副爱德蒙·邓蒂斯。

“太不幸了！”领港旁边的青年脱下帽子，回答船主的询问，“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可敬的船长黎克勒先生患脑膜炎去世了。先生，完全意想不到！开船的时候他只觉得不舒服，二十四小时以后开始发烧，三天以后他就死了。我们照例海葬了他……”

青年人边忙着指挥船只边讲述着。船停稳后，押运员邓格拉斯走出了船舱。邓格拉斯约莫三十五六岁，天生一副谄上傲下的嘴脸。他被船员憎恶的程度恰好与爱德蒙·邓蒂斯被爱戴的程度相等。他立即告诉摩莱尔，这位年轻的爱德蒙在船长尚未断气时便发号施令了，而且他并没直航马赛，竟无缘无故地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

船主很欣赏他的大副，出于好奇，便和颜悦色地向邓蒂斯询问船停爱尔巴岛的原因。

“摩莱尔先生，这是黎克勒船长的临终遗命，他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柏脱兰元帅。”

当船主听说他非但见到了元帅，也见到了拿破仑皇帝时，非常高兴，并告诫他万不可叫人知道以免受牵连。邓蒂斯一离开，刚刚溜走的邓格拉斯又立即挨过来打探原因，并告知船主，他经过船长室门口时，看到船长交给了邓蒂斯一包东西，还有一封信。船主断然否决，这使得邓格拉斯颇为狼狈。

一切手续办完后，邓蒂斯谢绝了船主的热情邀请，他得马上回去看一下已三个月未见面的父亲。并向船主告假两个星期，首先是结婚，然后去一趟巴黎。通情达理的摩莱尔先生表示，他只需在三个月内回来就行了，因为再次出海不能没有船长。这使邓蒂斯兴奋异常并当即表达了万分感激之情。

船主微笑着目送邓蒂斯离去，此刻邓格拉斯也站在船主的背后目送着。相同的注视，不同的神色，不同的内容。

邓蒂斯一路狂奔回到家，着实让他的父亲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惊喜。邓蒂斯便把黎克勒船长突然去世，摩莱尔先生答应让他接替船长位置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高兴得满眼含泪。后来邓蒂斯得知，自己临走时留给父亲的两百法郎，由于邻居卡德罗斯的威胁逼债，父亲被迫还去欠款一百四十法郎，整整三个月，老人仅靠六十法郎维持生计！邓蒂斯伤心极了，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钱，发誓让父亲从此过上好日子。就在此时，他们的邻居卡德罗斯敲门拜访。他约莫二十五六岁，黑发蓬松，是个裁缝。他贪婪地盯着

桌上的金币银币，祝贺邓蒂斯发了财并荣升为船长。原来卡德罗斯是受邓格拉斯的指使，前来试探邓蒂斯对当船长的态度的。邓蒂斯冷淡而不失礼节地接待了他，并说自己要到迦太兰村去。卡德罗斯幸灾乐祸地告诉邓格拉斯，邓蒂斯恐怕会在迦太兰村遇到麻烦，因为美茜蒂丝——邓蒂斯深爱着的姑娘，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威武的表兄，追她追得很紧。邓格拉斯对此颇有兴趣，便拉卡德罗斯一道前往，他们在村边的里瑟夫酒家边喝酒边静候着好戏出场。

美茜蒂丝孤身一人住在村中一座爬满青藤的小木屋里。她有一头乌玉般的黑发，羚羊一般柔润的眼睛。手臂裸到肘部，露出被日光晒成褐色的一段，美如神女雕像。纤细的手指正在抚弄一束石南花。柔软好看的脚上穿着绣满灰蓝色花朵的纱袜，一只脚不安地轻拍着地面，丰满匀称的小腿展露无遗。

她的表兄弗南坐在离她三步开外的椅子上，眼睛里的神色烦躁不安。他刚才已经是第一百次地向美茜蒂丝求婚，依旧是第一百次地遭到婉拒。她告诉他，除了爱德蒙·邓蒂斯，谁都不能做她的丈夫。这句话使弗南双眼通红，恨不能即刻拿刀子刺死邓蒂斯。

邓蒂斯恰在此时兴冲冲地叫着美茜蒂丝的名字冲进门来，两个情人紧紧拥抱，极度快乐，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弗南在一边看着，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终于无法忍受，疯子般狂奔出去，撕住自己的头发，大叫不幸。卡德罗斯和邓格拉斯一面假惺惺地邀请他喝酒浇愁，一面千方百计地竭力挑拨，使得这个鲁莽而暴躁的迦太兰人成了

一头暴怒的公牛。

此时，卡德罗斯已被灌得醺醺欲醉，而弗南正被爱情之火猛烈燃烧着，只有邓格拉斯独自清醒，他做出了一个干预邓蒂斯命运的阴险决定。看到手挽手走出迦太兰村的邓蒂斯和美茜蒂丝，他立即上前假意向他们致意，并称呼起邓蒂斯“船长”的头衔。涉世未深，善良纯洁且正处于幸福之中的年轻的邓蒂斯告诉对方，他明后天就在里瑟夫酒家举行婚礼。婚后去一次巴黎，为的是完成黎克勒船长的最后嘱托。

邓格拉斯立即明白了，邓蒂斯去巴黎一定是去送大元帅的那封信，他在心里立即转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2. 遭难入狱

邓格拉斯目送着他们消失后，回头发现弗南倒在椅中，脸色苍白，周身发抖。邓格拉斯火上浇油，气得弗南哇哇乱叫：“我要刺死邓蒂斯！可美茜蒂丝竟说，假如她的未婚夫遭遇不幸，她就自杀！”

邓格拉斯自言自语道：“只要邓蒂斯不当船长，她自杀一百次又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地对弗南说：“喂，看你又老实又可怜，帮你一次忙怎么样？”

“除非死才能拆开他们。”

“那倒不必。分离和死可以产生同样的效力，假如邓蒂斯和美茜蒂丝之间隔一道牢墙……”

于是他把卡德罗斯灌得连最后的一点儿理智都消失

了，便继续刚才的话题：“邓蒂斯航海途中靠过爱尔巴岛，假如有人向检察官告发他是一个拿破仑党的使者……”

“我去告发！”弗南自告奋勇。

于是他们算计一番，要来了纸和笔，邓格拉斯用左手写了一篇歪歪扭扭、完全不像他笔迹的告密文字：

阁下——敝人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兹报告检察官，有爱德蒙·邓蒂斯其人，系“埃及王号”之大副，今晨自士麦拿经那不勒斯抵埠，中途曾停靠费拉约港。此人受穆拉特之命送信与逆贼，又受逆贼之命送信与巴黎拿破仑党委员会。犯罪证据于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该函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埃及王号”之船舱内。

邓格拉斯让弗南把信读了一遍，然后折好，写上“送皇家检察官阁下”。

卡德罗斯凭最后一丝智力，听到了信的内容。他挣扎着想阻止，邓格拉斯却假说是开玩笑，并当场将那封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然后便和卡德罗斯一道回马赛了。走不多远时他回了一次头，正好看见弗南弯腰拾起那个纸团，塞进口袋，向皮隆方向奔去。

当朝阳的光芒染红天空和大海的时候，里瑟夫酒家已经挤满了参加喜筵的宾客。他们都是新郎的同事和私交，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来为这个日子增光。“埃及王号”的船主摩莱尔先生也来了。他的出现确证新郎将要做“埃及王号”的船长，水手们一致为他们所爱戴的邓蒂斯欢呼。

新郎邓蒂斯衣着合适而简单，是一套半似军服、半似便服的商船船员的制服。一张漂亮的面孔被喜悦和幸福笼

罩着，越发神采动人。美茜蒂丝可爱得如塞浦路斯或凯奥斯的希腊美女，她眼如乌玉，唇如珊瑚，迈动着活泼自在的步伐，含笑的眼睛左顾右盼。

人们簇拥着新人进入酒筵大厅，席间新郎宣布了他的新婚计划：两点半钟在维丽大酒家马赛市长将为他们办理手续，婚后立即去巴黎，三月上旬回来，还在这里请大家吃一次真正的喜酒。这使贺喜的宾客们倍增欢乐。

正当宾客们准备护送新郎去维丽大酒家时，楼梯上响起了军人整齐的步伐声和刀剑的铿锵声。警官宣布依法逮捕爱德蒙·邓蒂斯。

人们惊恐不安，面面相觑。摩莱尔的干涉和老邓蒂斯的恳求都无济于事。邓蒂斯被塞进马车，很快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情人哀伤的道别。

摩莱尔迫不及待地跟去打探消息，回来时愁苦地摇头告知大家：“事情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他被控告为拿破仑党的专使。”

这是多么可怕的罪名啊！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美茜蒂丝发出了绝望的喊叫，而心碎的父亲则倒在椅子上奄奄一息。

卡德罗斯立刻责备邓格拉斯，后者立即以此罪名相威胁，见风使舵的卡德罗斯顿时不敢帮腔。

除了恶人得逞，好人心碎，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摩莱尔先生不断地进城打探消息，有一天碰到了他的押运员和卡德罗斯。邓格拉斯的一番花言巧语骗取了摩莱尔的信任，他被授权担任“埃及王号”的指挥并监督卸货。卡德罗斯非常寒心，他始终以为邓格拉斯搞了鬼，并预言

这件事会使他们两个都遭报应。

差不多在邓蒂斯举行婚筵的同一时刻，在一座宏大的贵族式巨宅里，检察官维尔福也在举行跟圣·米兰侯爵小姐的订婚仪式。

宾客欢聚一堂，大谈失了皇位的拿破仑的轶事。文官、武将和女人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胸佩圣路易十字章的圣·米兰侯爵举杯祝国王路易十八健康。此举激发了所有宾客的热情，大家纷纷举杯，席间弥漫着一种诗意的热情。

外表高贵而严厉的圣·米兰侯爵夫人是个极顽固的保王党人，对于抢走了他们爵禄财富的革命党和拿破仑恨之入骨。而将要与她独生女儿丽妮结婚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其父诺蒂埃恰是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侯爵夫人看着维尔福处处不入眼，时时话中带刺，攻击诺蒂埃。长着褐色头发、眼睛晶莹灵活如水波流转的丽妮是个天性善良的年轻姑娘，她恳求父母不要再提那些讨厌的往事。维尔福也表示说，他非但放弃了父亲的政治主张，甚至抛弃了父姓。他已是忠诚的保王党人，姓维尔福。侯爵夫人这才表示原谅其出身，并要他牢牢记住：绝对忠顺皇上；要是有谁犯了倾覆政府的罪，一定要严惩。侯爵最好的朋友萨尔维欧伯爵也高兴地说，皇上非常赏识维尔福，很高兴他做圣·米兰侯爵的女婿。维尔福喜不自禁，立即表示尽心竭力效忠王室。

像是恰恰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似的，一个仆人进来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维尔福立刻离去，片刻之后又回来了，满脸洋溢着喜悦之色。他立即向诸位宣布了刚刚发现的一宗

拿破仑党的阴谋，并把邓格拉斯炮制的告密信大声地念了一遍。

丽妮首先表示怀疑，接着请求维尔福尽量宽大一点儿，今天毕竟是他们订婚的日子。

维尔福从等候着他的警官口中了解了“埃及王号”和爱德蒙·邓蒂斯的基本情况，之后又遇到了为犯人求情的摩莱尔先生，代理检察官严辞以拒。进了家门，看到站在众人中间的犯人神色镇定，带了一丝微笑，整个地给人以聪明、勇敢和坦率的感觉。第一印象很不错。

姓名、年龄、职业等一番常规审讯后，维尔福发现他们有一点相似之处：都是从幸福中被惊扰而来。

“有人报告说，你的政见很极端。”

“我的政见？天哪！我全部的意愿不超出三个范围：我爱我的父亲，我尊敬摩莱尔先生，我喜欢美茜蒂丝。”

维尔福凝视着他伶俐的脸，越来越相信他的清白无辜，他想讨好丽妮大概是不难了。他试探性地问这年轻人有无仇人，毕竟十九岁当船长和与一个深爱他的漂亮姑娘结婚，这都很有可能引起别人的嫉妒。甚至拿出告密信，让他辨认字迹，邓蒂斯自然一无所知，疑惑不解。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于是就把当时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了法官。维尔福仔细地听着，认为他说的都是实情，所以准备让邓蒂斯交出那封信后便给他自由。信就在那包材料里，邓蒂斯准备离去时，维尔福顺便问了一下收信人的姓名。

“给诺蒂埃先生的，地址是巴黎高海隆路。”

维尔福如遭雷击，目瞪口呆。他倒在椅子上，匆忙翻

出那封信，带着恐怖的神色瞪着它。

邓蒂斯见此情景也很吃惊，问他是否认识此人，维尔福一口否认。邓蒂斯发誓说除了大元帅，没有人知道他带有这封信，而且他只看了收信人的地址，并不知道信的内容。

维尔福抹着汗湿的额头，惊恐之极。他镇静了一下，竭力使自己声音平稳：“阁下，这次审问的结果，你有极严重的嫌疑，我不再能立刻恢复你的自由了。下一步如何处理，我必须和首席推事商量。你主要的罪状是这封信，你看，我烧毁了它。”他走近壁炉，投信入火，直至化为灰烬。并告诫邓蒂斯，假如有人审问，关于这封信不要泄漏一个字。邓蒂斯发誓照办。

邓蒂斯被带走后，维尔福犹如被抽出筋骨一般，倒在椅子上再也动弹不了了。但突然间，一个微笑浮上他的嘴角。他赶快起身，向他新娘的家里走去。

邓蒂斯被押进了监狱，从下午四点直到晚上十点，一直无人过问。绝望之际，牢门大开，四个身佩刀枪、举着火把的宪兵将他带出牢房。先乘马车，后又改乘小船，开始他还以为将获取自由，因而高兴地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渐渐地感觉不对劲，便苦苦哀求宪兵，方知自己将被送往关押重要政治犯的伊夫堡。这实在令他震惊之极，整整两夜一天，邓蒂斯没有吃一点儿食物，只在斗室中如困兽般地转来转去。求见堡长，被拒绝；求狱卒送信，被拒绝。气得邓蒂斯举起长凳直扑狱卒，如同真的疯了似的。邓蒂斯的结局是被堡长下令关进黑牢。

维尔福急忙赶回他的未婚妻家，请侯爵帮他弄一封不需经过朝见手续就能面见皇上的信件，声称事关国家机密，又劝侯爵赶紧卖掉手头的六七十万法郎的国家公债。侯爵答应后，维尔福便匆匆回家做出发准备。在家门口，他看到了前来打听消息的美茜蒂丝，面对凄苦含泪的可怜的人儿，他的内心闪过了一丝痛苦与内疚。但他还是战胜了自己的内心斗争，踏上了去皇宫的马车。

不幸的邓蒂斯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这期间摩莱尔先生虽不断地奋斗但仍无结果。美茜蒂丝和老邓蒂斯只能沉浸在没日没夜的悲哀之中。

在杜伊勒里宫，维尔福向国王路易十八报告了拿破仑离开爱尔巴岛即将登陆的消息。确证拿破仑业已登陆时，路易十八的神情是难以形容的愤怒和惊惶，像是突然的打击击中了他的心脏和脸似的。他大发雷霆，斥责警务部长的失职，盛赞维尔福。维尔福谦逊地认为自己只是碰上了一个偶然的时机而已。国王接着又向警务部长问起了圣·杰克司街发生的奎斯奈尔将军失踪的事件。警务部长告诉国王，将军的失踪与一个人有关，此人五十一二岁，肤色棕褐，蓬松的长寿眉下有一对黑色的眼睛，胡子长而密，穿蓝色披风，钮孔上挂着荣誉团军官的蔷薇章。

维尔福全神贯注地听着警务部长说这番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像是话中维系着他的全部生命似的。国王命令警务部长追踪此人，一旦捉拿，从严惩处。国王这样宣布时，维尔福全力以赴不使自己的恐怖神色暴露出来。为表彰维尔福对王室的忠心以及为之做出的牺牲，国王摘下佩

在蓝色上装上的荣誉勋章授予了维尔福。维尔福因喜悦和得意而流出泪来。

十分钟后，维尔福回到他的旅馆，吩咐备好马车准备回马赛。就在此时，一只坚定而自在的手拉响了门铃。

“先生，来客是一位五十左右的人，高矮和您相似，黑头发，黑眼睛，黑眉毛，穿蓝色披风，钮孔上挂着荣誉蔷薇勋章。”

维尔福的脸色又苍白起来。还在发愣之际，来客已走进门来，原来此人乃是维尔福的父亲诺蒂埃先生。父子寒暄之后，维尔福把从国王那儿听来的关于奎斯奈尔将军被暗杀的事告诉了父亲。作为交换，诺蒂埃告诉儿子拿破仑皇帝已经登陆。维尔福说他三天以前就知道了，是从一封爱尔巴岛给诺蒂埃的信中知道的。

“要是那封信落到别人的手里，父亲呀，您这个时候大概早就被毙啦。”

父亲大笑起来：“孩子，我对你的为人知道得太清楚了，我想你是不会让这样的一件东西漏过你的手吧？”

“我把它烧了，深怕有片纸只字留下来，因为那封信可以成为您的判决书，阁下，是我救了您！”

“对这一点我容易领悟，有你的保护，我是什么都不必怕的。”

接着父子俩各为其主地争辩了一番，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诺蒂埃还是接受了儿子的忠告，将自己的胡须，头发和有特征的服饰一一改扮，又一次泰然自若地走到了大街上。